

無花果之國——台灣

作者：江德怡

書名：無花果

作者：吳濁流

出版社：草根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5年7月

本書摘述：

《無花果》一書是作者自出生的日治時代到戰後初期的前半生自傳，同時也是那個時期台灣歷史的重要見證。作者以充滿寬厚悲憫的仁心，理想愛國的情操，用公正客觀的眼，記敘所見所思。而其滄桑經歷，一如台灣波動不平的命運。

作者以他小時候聽祖父述說的抗日故事開始，表達在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並澄清台灣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非教科書上所說的為了成立民主國的有組織抵抗，他們是基於保衛家園和祖先開拓的土地的理由而戰。

接下來，作者敘述了他入學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公費制的國語學校師範部的學生時代，以及後來成為教員一再被調到偏遠分教場的日子。他詳述當時內地與台灣對立的教育界，日本人對於台灣人的種族歧視以及他心中對此差別待遇的不滿。也因此他辭去當了二十一年各地的公學校的教職，到南京去當日本報記者，又看見了祖國的殘破。翌年二次大戰爆發後他回到台灣，任職於台北「台灣日日新報」，艱難的度過戰爭的年代。最後戰爭結束，戰後繼續在「台灣新生報」、

「民報」任職，前後當了七年的記者，這當中，他深刻體驗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當全台興高采烈的迎向光復，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和日本時期總督府無異的長官公署，無軍紀的軍隊，好貪汙的官吏，台灣人民由希望，失望，到最後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本省與外省之間的誤會以及台灣人民對祖國腐敗統治的不滿，但也是本省人對外省人有意的暴動。最後他希望有一天，台灣的人民能真正共同為這塊土地而奮鬥，將台灣真正建設成一個美麗島。

心得評論：

出生在五十年代台灣鄉下的我，加上家境清寒，三餐溫飽和升學都有問題，小時候是沒有課外書可看的，唯一能看的書就是教科書。直到我去師專唸書，才開始大量閱讀，那時的我只知道有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不知道有豐富的台灣三十年代文學存在，更不知道台灣人四百年的苦難歷史。偶而在圖書館翻到台灣文學作品，但因為書中描述的都是悲苦的角色，背景環境混亂，自己已經夠苦了，不想再看這麼苦悶的書，因此對台灣文學不感興趣而忽視它。

二十幾年後的一天在學校圖書館裡，偶然發現一套兒童版的台灣歷史，因為我讀書期間所讀的本國歷史從遠古的黃帝至中國近代史，很少談及台灣歷史，更沒有單獨專門談台灣歷史。一時好奇就借回家研讀，才了解台灣四百多年的歷史，先後受過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先人冒險渡海來台，在台灣胼首胝足辛勤開墾，歷經清代、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來台，我們的祖先為生活努力奮鬥，卻遭遇許多不平等的待遇，讓我深深不捨先民的悲苦，更深深佩服先民的堅忍不拔，崇敬先民堅韌的生命力。

經過二十幾年的生活歷練和台灣的民主進步，我對台灣和中國的看法有了改變。去年讀雄中的兒子暑假作業要閱讀吳濁流先生的

三部作品：《無花果》、《亞細亞的孤兒》和《台灣連翹》，順此機會我決定好好耐下心去欣賞台灣文學作品。在閱讀《無花果》之時，我還是覺得書中的台灣人真悲苦，卻很想繼續看下去，在翻動篇章之間我充滿感動、激動和傷痛，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悲情，但能在悲困的生活中運用智慧求生存，為了生存充分展現堅韌的生命力。就像無花果一樣，是一種不起眼的植物，沒有美麗的花朵。卻選擇在沒有人注意的地方默默地結果，雖無人看見，卻結著象徵生命力豐碩的果實。吳濁流以無花果為書名，真的意味含蓄而深遠。

從吳濁流先生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也感受到、更能體會在台灣的歷史和環境下所產育的台灣人的義民廟精神、民族意識和孤兒心理、殖民地型性格和抗爭心理，而吳濁流先生就是台灣人的代表。

義民廟精神

研讀台灣歷史讓我了解，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更不是受宣傳，受人煽動而蜂起雲湧的。世世代代的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識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責任，我們的祖先經過無數的艱難辛苦與努力建設起來的村莊，每一寸土地都有他們留下的汗、血與淚。為了保衛村莊，與瘴癘、原住民或外敵搏鬥而犧牲的也不少。這些為村莊而戰死的英雄神靈都供奉在義民廟，每年都舉辦盛大祭典以追思。這種義民廟精神不知不覺灌流在台灣人的血液中，在無意識中已混入血液裡，一旦有了外敵自然就會顯露出來。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升起抗日情感，產生抗日行動。所以不必有命令，勝與負也不是他們所考慮的，認為沒有盡到保衛家園的職責，自己就對不起祖先，一死也在所不辭。於是台灣人受到這種感情所驅使，只要有敵人，就會站起來一起奮戰抗爭，抗日活動是、二二八的導火線是，省籍情結的產生也是，現在兩岸對峙亦是。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和孤兒心理

台灣人具有熾烈的鄉土愛和祖國愛。但是台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絕不是清朝，而是「漢」這個美麗又偉大的祖國。台灣人掀起無數次的叛亂抵抗日本，結果都歸於慘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臺灣人民覺悟到，用武力無法與日本對抗，才改變形式，利用文化運動來提高民族意識。這種眼不能見的祖國愛，是個非常微妙的觀念，像引力一樣經常吸引著台灣人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也不去計較那是怎樣的父母，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以為只要在父母膝下便能過著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乎本能的感情，愛慕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能體會的，沒有受過外族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瞭解的。

日本在台的殖民統治五十年間，建立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體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促成全島溝通聯繫，助長了十九世紀末葉已然萌芽的「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日本戰敗，國民政府前來接收，當全台興高采烈的迎向光復，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和日本時期總督府無異的長官公署，無軍紀的軍隊，好貪汙的官吏，當時此一貪污「劫收」的現象，是導致衝突爆發的導火線之一。本省的不良份子和外省的一部份詐欺者對抗，使用武力的事件連續不斷地發生，當越來越多的台灣人目睹這類財富不是被分配到新政府，就是落入國民黨官員私囊的例子，他們對於此種作為尤其憤慨。這類事件的流言有如野火燎原般地蔓延開來，台灣人民由希望，失望，到最後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民對祖國的期待落空，自由平等的美夢碎裂，再度墜入無可依靠的孤兒心理，那是椎心之痛。

殖民地型性格

殖民地的台灣人自知反抗只有自取滅亡，發生了反抗的衝動，也知道不能有什麼作用。明知如此還敢抱持這種心情，明知如此而不能妥協的自己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有什麼辦法。但是也沒有不顧一切勇敢戰鬥的勇氣，始終只是個中間份子，不偏不倚的隱藏在灰色裡，永遠不平不滿，不能從牢騷的感情走出一步。這樣連自身都嫌棄的感情，就是殖民地型性格。這種中間性格的所有者，對於日本人所做的事，不論好壞都不能滿意，都要加以反抗；對於執政黨所做的事，不論好壞都要加以批評反對，這反抗心是怎麼來的？就是殖民地型性格吧！

台灣人的抗爭心理

台灣不但要對人為的環境抗爭，如清代、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初來接收的不平等待遇和高壓統治；而且對自然的環境也同樣要抗爭，如經常和颱風、水災、地震等大自然的災害抗爭；此外還有和原住民的抗爭。在此種環境下，自然養成的就是抗拒力，尤其是鬥爭心或競爭心很強。充滿抱負，意志堅強而進取，還富於熱情與激動。然而被日本的「鎖島政治」所幽閉，見聞受到限制，應該得以發展的抱負最後卻不知不覺變成一種經常發出於事無補的牢騷感情。加上被置於三百年間殖民地的被榨取立場上的結果，患了政治渴望症。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受到雙重的壓迫：一種是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所要求的必然犧牲，另一種是民族偏見，或是個人的感情而來的侮辱。例如製糖公司以不合法的廉價手段強制收購甘蔗，是屬於前者；而公司職員以重量欺壓農民也不能埋怨，若敢抗議就會受欺負，這是後者。

國民政府初來接收時，駐台部隊是在大陸新補充的壯丁，並沒有接受過嚴格的紀律訓練，到了新環境的台灣來，終於得意忘形的做出許多越軌的行為，因此被國民輕蔑，變成怨恨的目標。而且常有對立的情形發生。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外省人中也有得意的與失意者

的對立，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也有得意的與失意者的對立。最嚴重的是政府與黨的對立，而且言論不一致。尤其省黨部不斷地高唱三民主義，宣傳實施民主政治，但事實上相反，是屬於外省人的獨占政治。這種對立引起的責備、攻擊，直接間接地動搖了本省人的心，尤其是從大陸回來的本省人的謾罵，左右本省人的心最嚴重。因此使本省人青年的心理產生失望，尤其失業者非常多。戰爭時期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但回來一看，從事接收的外省官員的知識水準和他們幾乎不能相比，當中有些外省人，知識水準低而又持有優越感的關係，本省青年自然會起不服的情感而發牢騷。而且雖然光復了，但是無法立刻從殖民地性格脫出，欠缺一種自主獨立的精神。另一方面，從大陸來的少數外省人浸溺在物慾色慾中忘了國家，大肆揩油或欺詐，又以驕傲自大的態度對待本省人。此外本省知識階級在光復之際，都以為會比日據時代有發展，但結果大多數的人都失望了。幸運在機關得到的職位，也不過是個閒職，別說幹部，就是課長職位都很難獲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著光復，結果卻落得與殖民地無異的日子，不由得心灰意冷，這種種情形，省籍情結於焉產生。

讀了吳濁流先生的三本著作，對他有了一些認識。吳濁流先生出生在他所認為「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歷史指標裡。在急遽壓縮的時空中，經歷漢書院的沒落、日治時期的衝突，以及國民政府過渡時期的期待與失落，夾纏在中國人、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分裂、認同與整合中。一如一個世紀後的我們，仍然徘徊在早期漢系移民與平埔族的混血，荷蘭和日本的殖民影響，以及1945年後匯入的中國現代文化風貌……，這一切關於台灣土地政權更迭的曲折、國家主體的認同。因為有足夠的歷練和觀察，多面思考「台灣」與「台灣人」的身

份、定位，吳濁流把自己的生命聚焦於文學書寫，依存在一種雖然看不見，卻更加寬闊、更加永恆的「屬於自己的土地」上。

他對於所出生的鄉居，生出一種「最後逃靠」的依存感。在他年輕的時候，常常會思索像自己這種性格，要長久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是不容易的，在他隱藏的內心底，總有一片芬芳的土地讓他依存，他相信有任何的衝突或意外發生，最壞的結果是退職回鄉，至少他還有一大片永不荒蕪的田園可以滋養他的生命世界。所以充滿浪漫、幻想與期待的他，運用著最青春的想像力計畫著，想找一個健康、堅強的妻子，和他一起在鄉下，依存著永遠不會辜負汗水與辛勤的芬芳土地。因為有了這條退職回鄉的「安全撤退防火巷」，年輕的吳濁流越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煥發出勇敢的膽識。他就在台灣、日本、中國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塊間，慌慌然討生活。他提醒自己不應該再好高騖遠，凝視自己的一生，寧可像無花果一般，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也要像堅韌的台灣連翹，用不屈的求生意志，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繁衍。

「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繁衍！」這種對於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民族而言，是極其自然的人與土地的綰結聯繫，但是在臺灣文學發展進程上，卻經歷極為漫長的摸索與拉鋸。吳濁流先生身處在難堪無措的社會現實中，激情的控訴、悲越的痛惜，在社會性的揭露之外，隨著一條宛延的小路、細細的步伐，以一種寧靜的華美、無聲的千言萬語，盈溢出無限感性情愫。他對現實的悲憐、對人生的珍惜，以及對生命的緩緩回顧，含著淚光的疼痛、月色的光澤，然後在毫無雜滓的烈性與深情中，完成缺憾中的圓滿，勉力讓自己安定下來。他的控訴，也是他的悲憫，他為自己的生命奮鬥，找出安身立命所在，他把所有缺憾的憤懣，轉化為能量與養分，這就是他最動人的烈性與深情。吳濁流歷經了兩個外來政權的人生歷程，為了留給後人完整的「遺言」而以《無花果》為名作為見證；為了使台灣成為「理想國」，

吳濁流提供自己活生生的來時歷路，讓後人去審思、批評與借鑒。

讀了《無花果》讓生長在台灣數十年的我對「台灣人」有了新的定義。原住民是最早的台灣人，在唐宋明清渡海來台開墾土地的祖先，與平埔族女性通婚所生的子子孫孫，是開發台灣的台灣人；清代移民來台經過二、三百年，早已落地生根在地化，國民政府遷台新住民也已進入第三代，是已在地化的台灣人；最近十多年來許多外籍新娘嫁到台灣，和其所生的下一代是新台灣人。台灣融合了各種族的血統和文化，這些通通是住在台灣，共同為台灣的未來努力的台灣人。不管是先來或後到，目前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都已是台灣人了，要再分別本省、外省、外籍都是沒有意義的，自己有族群情結的人才會說有族群情結存在。

早期在台灣充滿階級、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待遇，彼此間也產生了仇恨和排斥。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多人對台灣不了解，不知道怎麼愛台灣、關心台灣，甚至造成對台灣認同的錯亂，對國家定位混淆。就移民歷史特質而說，「過鹹水」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亦即台灣人都是海洋之子，這種存異求同的認知是營造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如果大家對歷史都有一定的認知，就可以有共通的基礎去看台灣的問題，階級、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的待遇就不復存在。吳濁流先生說得很對：「…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任務，從這一點來看，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我認為，惟有為了共同利益而團結奮鬥才是族群融合的定義。為了台灣的未來，這些是住在台灣的我們要好好思考的。

結語：

台灣人就像無花果一樣，歷經種種不平等待遇和對人為及環境的抗爭，最後總是選擇在沒有人注意的地方默默地結果，雖無人看

見，卻結著象徵生命力豐碩的果實。

歷經外國的殖民統治和大陸移民潮至今，台灣從未真正安穩過，永遠是在波動中找到平衡。台灣社會雖然根基不穩，但台灣人的韌性、機動性強，「台灣人在危機中可以表現得特別好」。

現在兩岸對峙，國家認同混淆，國際烽火時起，經濟局勢瞬息萬變，還有人力難以遏阻的大自然反撲……。生活變得茫然不安，我們也有「既不逢辰，又不適地」的感慨。但是金融危機和經濟風暴不可怕，人的心靈風暴—貪婪的心無止盡，貪、瞋、癡、慢、疑不斷的興風作亂最令人擔心；如果大家都能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常存慈悲心，展現智慧，讓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的地位、工作和學習都一律平等，自能共創祥和的台灣無花國，也不會招致大自然反撲。

面對目前多變不穩的環境，全球經濟風暴的危機，台灣人更應思考生活和生命的本質與意義、釐清價值，希望藉此機會讓台灣走進一個靜定、素樸、有生命力的年代！每一個人都應該共同為台灣努力，將危機化為轉機，讓台灣人的生存有尊嚴，生活更舒適。像吳濁流一樣，為自己、為這個時代，為我們所依存的「此時此地」，開創出一條美麗的道路，通往光明的前程。